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五

即五

歷代禪師語錄後集

臨濟義玄禪師

師問黃檗佛法大意三度問三度被打師辭

黃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

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

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

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

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微困更來

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

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牀鬼子適

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

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

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

大愚却回黃檗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

手乃問鑊在何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

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豎起

鑊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

豎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

有人普請便回寺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却目黃

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

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却

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却證

據箇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擱首座云知

即得

師在僧堂裏睡檗八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

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

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

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  
槃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黃槃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  
飯米槃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槃曰莫  
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槃便打頭舉似師師  
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槃舉前話師  
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槃曰汝但舉  
師曰莫太多麼槃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  
甚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槃曰這風  
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師半夏上黃槃山見槃看經師曰我將謂是  
箇人元來是噉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槃  
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  
拜和尚槃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  
回終夏後又辭槃槃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

印五

南便歸河北槃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槃大笑  
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  
者將火來槃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  
下人舌頭去在

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槃來  
平曰黃槃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  
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  
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  
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  
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

印五

三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剋  
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  
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  
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

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  
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  
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  
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  
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  
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  
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出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麼師云祇圖踏  
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師云老漢話頭也  
不識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  
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  
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  
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尚道甚麼牛擬開口

師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師又打一坐具牛  
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師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  
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等成  
就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  
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  
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麼師亦打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  
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  
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  
有賓主也無師曰賓王歷然師召眾曰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示眾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  
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

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  
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  
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  
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  
子

即三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  
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  
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  
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  
丈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  
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起  
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  
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  
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

即五

五

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  
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有一老宿衆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  
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  
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  
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  
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  
莫道無事好

大覺到叅師舉起拂子覺敷坐具師擲下拂  
子覺收坐具衆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  
親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師曰  
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  
覺乃珍重下去

師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  
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

還羅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趨

倒飯牀師曰太粗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趨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粗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粗細師乃吐舌

師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師云者賊普化云賊賊便出

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師謂直歲云細抹草料著普化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吽吽師曰啞那山曰長老作麼師曰者畜生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

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

石霜慶諸禪師

師抵瀉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施主米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不對瀉又曰莫

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爲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

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

即至

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

七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復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師在方丈內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

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

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

師聞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

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

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太煞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

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呢師曰叅堂去僧曰喏喏

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叅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

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  
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  
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  
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漸源仲興禪師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  
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  
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  
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  
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  
曰猶隔津在

夾山善會禪師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  
不必閤黎僧云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亦云  
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

即五

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師師  
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  
出來如法舉前話僧舉了師云大眾還會麼  
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  
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  
人刀亦有活人劍

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夫曾舉著宗門中事  
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  
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  
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

即五

九

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  
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  
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  
裝潛去

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

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升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屎涕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德山宣鑒禪師

師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

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

師至龍潭上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潭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



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  
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

師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  
西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  
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

即五

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  
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  
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  
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小叅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  
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  
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  
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

即五

士

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  
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  
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  
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龍牙問學人仗鎗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  
引頸近前曰回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  
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  
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  
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  
有甚麼用處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  
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  
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曰須是我打

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  
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  
清

僧叅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  
喚來一時生按著

上堂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  
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示衆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  
肯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  
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

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師初行脚時路逢一婆擔水師索水飲婆曰  
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

即五

十三

塵師曰不具諸塵婆云去休汚我水擔

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  
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肯如何師曰當時幾  
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  
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雲巖諱曰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  
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  
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  
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  
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  
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  
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  
先師也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  
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

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

喚侍者掇退果桌

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

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

聖

主

箇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

我眼來峰無語

雪峰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抛下一束師曰重

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

裏峰無語

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蟆有僧便問這箇因甚

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

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

此切

陳尚書問師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麼不見

妙覺師曰尚書親見妙覺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

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

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

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屬曰他或問和

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

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

早被雲居打一棒

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閒名在世誰人爲吾除

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

吾閒名已謝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

公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搥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

齋次拈起胡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即五

十四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無著文喜禪師

師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拈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

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師因駐錫五臺後叅仰山頓了心

即五

十五

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饌上師以攪粥  
筓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  
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  
却被老僧嫌

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  
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結食否師曰輟  
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 霍山景通禪師

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  
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  
弟子

### 興化存獎禪師

師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  
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  
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

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  
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  
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  
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  
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  
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  
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  
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  
本爲大覺師兄太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  
濟先師

聖

主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  
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  
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  
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  
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師見同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

即五

七

王之寶誰敢酬價宗大悅

鎮州寶壽沼禪師

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三聖院慧然禪師

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

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

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  
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  
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  
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  
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  
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  
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  
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  
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 鎮州萬壽和尚

師訪寶壽寶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寶壽下禪  
牀師却坐寶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  
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

聖五

六

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  
禪牀寶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寶壽入侍  
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  
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 幽州談空和尚

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  
師勸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  
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  
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  
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  
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  
乃曰和尚棒折那

### 虎溪庵主

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  
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

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泥師  
曰鬧市裏虎

桐峰庵主

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  
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  
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  
切人在

杉洋庵主

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  
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喚在師便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豎起痒和子曰  
江西還有這箇麼僧拓膝閉目師曰東家廝  
兒却向西家使喚僧曰有口不煩賓主說師  
曰適來患聾而今患瘖僧曰買鐵得金一場  
富貴師曰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師曰

自累猶可莫累老僧

豁上座

師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拙坐具勢師曰  
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的人來向伊道箇  
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  
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  
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

九峰道虔禪師

師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  
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  
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  
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鑪去一條  
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  
曰這個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曾先  
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



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 涌泉景欣禪師

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

### 雲蓋志元圓淨禪師

僧問如何是獅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印五

三

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與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 鳳翔石柱禪師

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

即五

主

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  
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張拙秀才

士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  
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  
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  
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  
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洛浦元安禪師

師抵潯陽遇故人因話武陵舊事問曰倏忽  
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闌闌中曰何不向  
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闌闌中如  
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要且人不識故人  
罔測

龐居士禮拜起曰孟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  
莫錯士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  
時道熱士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士  
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  
年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師曰見說道者  
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  
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師  
曰道者住山事繁

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

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  
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  
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上藍令超禪師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

### 黃山月輪禪師

師謁夾山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

即五

主

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展膺叅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 韶山普寰禪師

僧叅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

即五

主

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肩曰向韶山口裏肩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肩因無語師便打

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點點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其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麼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

王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道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道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閻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閻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閻黎按劍上來老僧捱鎗相待向上一路遠道速道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道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太原海潮禪師

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橋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而喝曰這尿牀鬼

投子感溫禪師

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鄆州四禪禪師

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背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鳳翔天蓋幽禪師

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

即五

三十四

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驛團圓

巖頭全養禪師

師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

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山曰這  
個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  
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  
這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  
得辜負老僧

聖

王

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  
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  
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  
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  
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  
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  
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  
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山  
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

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  
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  
三年後示寂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  
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  
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  
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  
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  
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  
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  
拜

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  
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  
僧問廬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鐺裏滿盛油  
師值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

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  
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  
兒來乃曰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  
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  
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牛頭微禪師

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  
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  
餘莫能知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五

音釋

羅 他吊切挑去 趨 他歷切音 鑊 胡郭切音  
聲賣朱穀 剔 剔跳貌 鑊 鑊釜屬  
彌 綿兮切音 闕 胡關切音 闕 胡對切音  
迷 彌猴 還 市垣 會 市門也 黯  
乙 減切音 黯 深慘  
色 又黯陸不明貌